

戰大洲歐的來未

林
淡
秋
譯

八十之書叢識知界世

行發店書活生

八十之書叢識知界世

戰大洲歐的來未

譯 狄 德 林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月三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世界知識叢書之十八

未來歐洲大戰

每冊實價壹圓貳角

外埠郵費另加

著者

S. Fowler Wright

譯者

林淡秋

發行者

上海漢口廣州重慶成都
生活書店

西安桂林梧州長沙昆明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
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
再版

世界知識叢書

報告世界現狀

分析國際時事

從舊世界到新世界的 外蒙	國聯	未來的歐洲	萍踪憶戰語	希特勒征服歐洲的計劃	當日本作戰的時候	亞洲弱小的民族	日本線綫的綏遠	國防前翼下的世界	飛機翼下的世界	緊急時期的世界與中國	動盪中的歐洲	世界問題研究	國際問題研究	戰爭與火與利	戰爭與火與利	中日問題	世界知識	現代十國	弱小民族小國	太平洋問題
傅子琛著	貝葉譯	林淡秋譯	韋用潛譯	劉尊棋譯	吳清友等譯	董之學譯	葉秋著	葉符等編	錢亦石著	賓符譯	邵宗漢等譯	平心著	胡愈之譯	章乃器等著	張弼著	張弼著	張弼著	張弼著	章乃器等著	章乃器等著
再版	再版	再版	再版	再版	再版	再版	再版	再版	再版	再版	再版	再版	再版	再版	再版	再版	再版	再版	再版	再版
印	印	壹元二角	實價九角	實價七角	八角五分	實價三角	實價六角	二角五分	實價八角	實價三角	實價一元	三角五分	實價四角	實價三角	實價三角	實價三角	實價三角	實價三角	實價六角	實價四角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五的早晨。

在冬日的陽光中閃耀着灰白色的外交部新建築的長長的正面，面對着廣大的方場，場上此刻蓋着鹽白色的雪。

牠遙對着聖維塔斯 (St. Vitus) 的大寺院，遙對着華楞斯泰因 (Wallenstein) 的宮殿；遙對着古代帝皇的城堡。牠俯臨冰冷的摩耳刀河 (Moldau) 的黑色的、扭曲的、上架橋樑的錦帶，俯臨狹窄的古老的街道，俯臨博物院、禮拜堂、宮殿等豐富的古蹟，牠們都是布拉格 (Prague) 的無價之寶。

『這座大房子是給那個小部長住的，』一般民衆都這樣說到牠，當牠在爭本城自由的堅決的聲浪中從奧大利勢力的軛下掙扎起來的時候。

他們這樣說，一半是驕傲，一半是嫉妒，如果不是嘲笑那個被他們抬舉到這樣崇高地位上去的人的話。因為他也不是一個捷克人嗎？也不是出自農民的血統嗎？他們心裏覺得一個捷克人也配有這樣的權力，這樣崇高的地位，這是難以設想的許多世紀的奴役的烙印打在他們的種族上，而二十五年來陷在半驚惶狀態中的自由是不足以抹去這個烙印的。如果他們在最近的過去受着殘暴的壓迫，如果他們的腳手刻上鐮拷的傷痕，那末情形也許是不同了，但他們是在奧國式的適意的生活狀態中被寬容着的，甚至在個人權位的獲取上，他們也被給與相當限度的自由。不過他們懂得：如果他們要在當地獲得良好的地位，他們一定要模仿奧國人的生活方式，他們一定要講德國話。

他們會被哈布斯堡（Hapsburg）的地主們寬容着的：顯然地，他們太卑賤了，不配嫉妒的，太懦弱了，不會有害怕的。

現在，如果一個生客用德國話問他們到鄰近的街道是怎樣走法的，他們只能用靜默的注視回答他，雖然他們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他不曾說捷克話，他應該用到處通行的

法國話問，或者用英國話問，讓他們可以利用這種語言顯出自己所有的學問，而感到自負。但他們在青年時代就學會了的德國話，他們是最討厭聽到的。他們的度量也許會更寬大些，要是他們的自信力更多一點，要是他們對於自己所獲得的自由（獲得這種自由的，不僅他們）更多一點信任。

但捷克斯拉夫的新共和國還很幼小，牠走路還踏不穩脚步。……牠周圍充滿着秘密的或公開的敵人。

牠像一隻被狗羣包圍着的羔羊，只要牠們主人的眼睛稍一他顧，牠們就要分享牠的四腿；也可以說像一塊燒得很好的肉，四周圍繞着飢餓的人羣。

在新建外交部的寬大、神氣的會客室裏，那個竭盡心力，苦幹了二十個危難的年頭，替本國獲得自由，使牠過着昌盛的日子的人，擺出一副沉靜的冷淡的臉孔，站立着傾聽難以忍受的言詞。

他們兩人都站立着，因為德國公使毫不注意獻給他的坐位。

他是一個高高的挺直的人，依然流露出一股軍人的硬勁，雖然優裕的生活使他粗大的骨架掛上許多肉。他的臉龐以及由他硬領所擠成的肌肉的摺痕，都是淡紅色的，像熟睡的孩子臉上泛起的紅潮。

他那幾乎是無色的頭髮按着普魯士的式樣剪得很短，因此要看出他的禿頂到那裏爲止，是不容易的。他說話帶一點喉音，但說得很慢，準確地唸出精選的字眼，像一個人背誦着讀熟了的功課。現在他更加提高聲音繼續說道：

『我必須通知閣下，我們再不搜集證據了，證據我們已經太多了……要是我們自己的警士稍不盡職，這個陰謀就不會敗露了。這件罪案一定要驚動全世界的耳朵，一定要挑動每個德國人的心，使他們對於那些包庇這樣下流坯子，以成全其殺人陰謀的人，鼓起復仇的感情。』

捷克外交部長並不立刻回答。他睜着毫無表情的眼睛，在心裏考慮着對方的話音。所以提高到這樣程度，是因爲有一種真實的激情在推動着他。一定要注意這一點。他知

道歐洲的和平也許是放在一根天秤上稱着，而決定輕重的是他們的話語……

暗殺的危險永遠放在一切統治者的面前，牠是權力的一部分代價。像陶爾斐斯博士（Dr. Dollfus）——南斯拉夫的皇帝——那樣的人，以前已經很多了。無疑的，以後還有許多。但他知道：在德國人的心目中，他們本國現任的元首是具有特殊的崇高性的，他們想到他被慘殺的事情，就要湧起特殊的戰慄，這使他們用不同的態度看待這件事，跟看待另外一個人——例如他自己吧——被害事件的態度不同的態度。

『如果你願意提供我們你所有的證據，』他慢吞吞地說，『我們絕不放鬆本案的主犯，不惜剷除他們。』

『我必須提醒閣下，』答話的聲音又變成拘謹的了，『我們保證這一點，已不止一次了。』

『這種保證該出自誠意的，你不能告訴我說你懷疑。——』

德國公使閃避正面的回答『但是這次是第二次了……我們最好保證這是最後

的一次。』

『我已經說過，證據一交到，立刻就——』

『對不起，這是不能再拖延了。我們得到的報告太多了，我們堅決地主張剷除這個障礙。』

『那末你所要求的是什麼呢？』這問話是很沉靜地說出來的，但他說話時却抬起頭來。二人的眼光碰到了，這德國人發覺了面對着自己的，是一種難以壓制的冷酷的憤怒。但他的命令是很明白的，他的自信依然存在。

『我們要求，』他是從從容容地，一字一板地說，『在七天內，要把一切活動的共產黨員逐出捷克斯拉夫，不管是德國人，或是別的外國人，還有一些本國的公民，他們是有參加擾亂德國領土和平的陰謀的嫌疑的。』

靜默了好一會後，回答來了：『我們不是一定要保留這一批人。如果你讓我自動處理這件案子，或者你提出一個易於接受的要求，我都願意照這樣去辦的。』

德國人並沒有回答。他接着強硬地說：『這樣的事情，我們必須辦理得十分精確。我這裏有一紙名單。——』

他從胸袋裏取出一大張摺疊起來的紙頭。他展開牠，露出許多名字。

捷克的外交部長默默地接過名單，這種靜默流露出任何激烈語言所能表現的仇恨。他俯首看着牠，他翻過第一頁。

他說：『這是很長的名單。』

『牠的長度就是我們苦痛的程度，我們對於這種痛苦忍耐得過分了。……我不能說這名單是完全的。』

『裏邊也有德國人，我們不能驅逐他們的，除非驅逐到你們自己的國裏去。』

『我們並不拒絕這班人。』

兩人的眼睛又相遇了，當德國人繼續說下去的時候：『我們要求把他們安置到邊境去，再引渡到我們自己警憲的手裏。』

『如果你拿不出他們犯罪的證據呢？』

『這讓我們來決定。』

『你該明白，我沒有接受這個要求的權利……我可以向你保證：這件事將立刻給以充分的考慮。你可以報告貴國政府，說我要決意接受任何合理的要求。』

這幾句話可以從多方面來聽取的話聲被抑制到幾乎聽不見。德國公使看見那紙名單被塞回他的手裏，這使他不高興。

他的雙睛轉向窗口。現在他眼前的是大會堂的四個尖塔，這會堂也許由汶塞斯羅斯皇帝（King Wenceslaus）開始建築，那時候，布拉格是一個為皇族勢力所支配的城市。

內中三個尖塔是哥特式的，第四個是巴洛克的式樣，跟其餘的不相調和。他們兩人都知道牠在近兩百年前被德國大砲轟坍了，而重建成一種比較新式的樣子……而引起這些大砲的轟擊的，僅僅是一種誤會，沒有別的。

『過錯是成於瞬息間的』他說『但他所引起的惡果却佔據比較長的時日。』
他覺得對方的回答也不在自己之下『用自己不懂得的教訓去教訓別人這是人類共同的弱點』

他僅僅帶着他的地位所需要的形式上的禮貌退了出去。

二

同日晚上，卡麗塞·郎敦躺在華爾福特夫人的房裏睡不着覺，她那一夜租了這間房子，以便與拍第塔相會，她們要在這裏商量明天早晨買東西的事情，她們要搭夜船到俄羅斯德埠，因為她們預備同度一個假期，而這假期的大部分決定消磨在布拉格。

拍第塔昨天從窩立克縣老家裏動身來這裏的，此刻她躺在兩人合睡的牀上，雙方隔着二呎的距離，相差八歲的妙齡，彼此的思想性情都稱巧合，這使她們的友誼像一隻套在手上的手套一樣投合。

她們要去布拉格，是爲着拍第塔的緣故。羅蘭斯·諾敦是那裏公使館的祕書長，拍第塔·歲阿特就是預備跟他結婚的，即使她的父母有他們的主見，她相信自己的意向是跟他的同路的。

事情是在一種間接的，偶然的情態下安排好的，卡麗塞曾有信給羅蘭斯，說她要往東面漫遊，因爲她這樣幹，毫無牽累（她結婚已經五年了）她在早年時代就認識他了；她寫了信後，才叫拍第塔來的。

她此刻思考着這件事。總想不透自己布置這件事的動機是什麼。想幫拍第塔一點忙呢，還是她自己想再見一面羅蘭斯呢？還是拍第塔的母親運用女性特有的不正當的手段策畫這件事的呢？

卡麗塞五年前跟羅蘭斯分手了，這件事她沒有後悔的理由，雖然他比她大十八歲，她知道他在外一部裏佔有一個重要位置，但要她說出是什麼位置，她就糊塗起來了。有些事，她是很瞭解的，但也有相當的限度，超過這限度，她的思想就變成模糊而

不堅定。她是屬於那一類無所謂地過着生活的。她難得數牠找回的。她不會自討麻煩，查問舟車開行的時刻。她相信老是有許多人在這一類事情上大驚小怪，正如她此刻相信拍第塔一樣……

他們在佛藍普敦氏家裏吃晚飯。吃飯時曾有一次談話——隨便的，無所謂的談話——談到過去三年中一直籠罩在歐洲的戰爭的危險，一種不會消散的暗影。法意兩國到底在日益親善呢，還是在日益疏遠。她不十分明白，同時，這問題似乎也不值得細心去思考。——這不過是一時的利害關係。但這種談論是要跟着時間而變化的。這好像暗藏在火山下的力的吼聲，忽而在這裏響，忽而在那裏響，沒有誰能說牠到底要在什麼地方發出來，也沒有誰能說這種不安甯的和平不會延續到一個世紀……

但無疑的，卡麗塞所以睡不着，並不是由於這些思想所致。如果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是很難打擾她的腦子的。

關於上次震動世界的大戰，她沒有記得很多事情，因為她那時太年輕了。她記得最

清楚的是一個晚上的事情，那時，她被人從睡覺中叫醒，同她母親、孀娘，以及兩個神經質地傻笑着的女僕坐在地下室的踏道上，她記得自己當時很執拗地拒絕了母親的命令，直到後來，她穿着自己最出色的衣服逃走出去，把自己蓬亂的頭髮裝成快要死的人的頭髮的式樣。

這段故事，她有時用一種說笑的口吻說述牠的，但近來，她却盡量避免去說述牠，因為每次說這故事的時候，總要使她想起自己的少年時代，現在却無法使自己變得年輕些，常她想起居然會發生那次戰爭的時候，她就有一種暴躁的煩惱的感覺。上帝簡直糊塗到了不可原諒的地步……

但她睡不着覺，並不是因為想到戰爭，不管是那次遠遠過去了的戰爭，或是說不定立刻就要到來的戰爭，都不放在她的心上。也不是因為想着重與羅蘭斯見面的事情。但這是一個動亂的夜晚，一陣東風掃過格林公園的樹木，以致房窗的上部迎着風陣憂憂作響……因為被擾亂得睡不着覺，她就按着自己特有的習慣，跟這些危險的思想做起

伴來，她這時如在夢中，而到了白天，這種夢境是必須被排除的。

六年前，她差不多完全沒有把羅蘭斯·諾敦放在心上的。（或者當想像改造了她過去生活的時候，她這樣告訴自己。）她不相信自己曾把這件事告訴澤拉爾特，雖然她知道自己有時偶爾會吐露出不可靠的真情，而過了一個鐘頭，她對這種吐露又感到煩惱。但昨天，當他倆快分別的時候，當她覺得他給她的關切太少，有傷她的自尊心的時候，她說過一番放肆的嘲弄的話，而他聽取這番話時，裝出一種惶亂的莊重，笑都不容易笑得開的莊重……慣使人發怒的澤拉爾特老是這樣的。

她在夜裏就這樣胡思亂想着，而拍第塔倒睡着了。她在一個快樂的世界裏沒有什麼掛慮。要是她也訴過苦的話，那一定是她等待着永不會實現的冒險時幹的。卡麗塞沒有這一類的苦惱，因為冒險這東西從滿滿的杯子裏瀉給了她。

就是此刻，她還不是被刺刺作響的竇經攪擾得合不上眼，使她失去睡眠而影響到她第二天的容貌嗎？什麼能比這還重要呢？